

# 当今中东的新力量和新格局

万 光

**内容提要** 继 2003 年伊拉克战争、2006 年以黎战争、2007 年巴勒斯坦局势发生剧变后，中东逐步形成新格局。在原有阿以冲突以巴冲突为核心外，中东出现了一连串的重要活跃力量：中东反美激进力量迅速增强；地区大国伊朗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增强，有填补美军在伊拉克收缩后该地区将出现的真空的意向；沙特阿拉伯愈显在中东的重要地位，是解决中东危机的关键角色；真主党在以黎战争中壮大；哈马斯在 2007 年巴勒斯坦局势剧变中壮大。它们形成不断变化的新的复杂组合。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正在发生新的复杂变化。在新格局下，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要团结一致。

**关键词** 中东 新力量 新格局 矛盾

**作者简介** 万光，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顾问、国务院原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常务干事（北京 100031）。

## 当前中东错综复杂的矛盾

2003 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2006 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对黎巴嫩战争，2007 年巴勒斯坦局势发生剧变后，中东逐步形成新格局。在原有阿以冲突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冲突为核心外，中东出现了一连串新的重要活跃力量。

美国妄图以伊拉克为突破口，谋求控制大中东和制约亚欧大国，但美国在伊拉克遇到反美民族抵抗力量的抗击，美军 16 万人日益深陷伊拉克局势泥潭。到 2007 年 8 月，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军已近 4 000 人。伊拉克战争激起中东以至全球反美情绪迅速增长。2007 年 4 月 26 日一期德国《时代》周报载文写道：“一种集体反美主义正占领世界。”<sup>1</sup>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支持以色列进攻黎巴嫩战争，美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分割战略”，激起穆斯林激进力量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2007 年 6 月 6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正领导一个‘抵抗轴心’”，“对抗美国领导的、包括以色列的西方联盟”，西方必须重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sup>④</sup> 伊拉克战争后，在美国的封锁打压下，伊朗作为地区大国，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增强。2007 年 8 月 28 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伊朗现在是一个核国家”，美国占领者正在伊拉克“迅速崩溃”，“力量的空缺将在这一地区出现，我们准备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一些国家，同伊拉克人民一起来填补这一空缺”。<sup>④</sup>

<sup>1</sup> 杨·罗斯：《地球腹痛——从亚文化到主导文化——一种集体反美主义正占领世界》，载 [德国]《时代》周报，2007 年 4 月 26 日。

<sup>④</sup> 参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7 年 6 月 6 日。

<sup>④</sup> [沙特阿拉伯]《中东报》，2007 年 8 月 29 日。

近年来,沙特在中东的作用和影响显著增长。同伊朗结盟的叙利亚,与它在阿以冲突中的情况相比,更加显示出它在中东的重要地位,已成为解决中东危机的关键角色。2006年美国支持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发展壮大。<sup>1</sup>在2007年巴勒斯坦局势剧变中, Hamas发展壮大。这些新的重要力量相互交错,形成不断变化的、新的复杂组合。

在中东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与作用彼此消长,相互关系和组合正在发生新的复杂变化。

中东依然是世界大国争夺的一个焦点。美国竭力维护自身在大中东的主导地位,但它控制中东的能力大大下降。在布什第一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现任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2006年10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和2006年11~12月一期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因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武,以及占领政策等导致了普遍的反美情绪;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失败;等等。可能出现一个会对“美国造成巨大危害的新中东”,在这个新中东,“美国会继续比其他任何外部势力有更大影响,但这一影响将会比以前大大减弱,华盛顿将越来越受到其他外部势力的挑战”,包括欧盟、俄罗斯等,“更重要的会是来自地区和激进组织的挑战”。“以色列政府势单力孤,单边行动名誉扫地”,“伊朗将成为地区强国”,伊斯兰教将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政治基石”。<sup>④</sup>

欧盟积极加强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俄罗斯的“软肚皮”贴邻中东,俄罗斯谋求重建大国地位,积极重返中东。中东是中国的重要西侧,是中国进口能源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在中东有独特的作用和影响。

## 2007年巴勒斯坦局势剧变的主要根源、现状和前景

2007年6月巴勒斯坦局势剧变,是2006年黎巴嫩战争的延续。

2006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侵略黎巴嫩战争,遭到惨败;美国支持以色列加强围攻巴勒斯坦,遇到顽强抗击。美国并不甘心,在2007年继续推行其加紧利用和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矛盾与冲突,贯彻其灭除哈马斯力量、扼杀阿巴斯政府的战略意图。巴勒斯坦局势剧变,固然有法塔赫和哈马斯等政策主张不同,互相争夺影响的内部因素,但其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策划的对巴勒斯坦“分割战略”。就像2005年美以等密谋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和加强对巴勒斯坦进攻,2006年付诸实施一样,2007年2月在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调解下,签署《麦加协议》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结束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后,美国白宫官员匆忙修订反哈马斯的计划。2007年4月30日,约旦《马吉德》周报披露一份由美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共同拟订的秘密文件《巴勒斯坦总统行动计划》其中列出种种举措巩固阿巴斯的势力,加强在他指挥下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削弱和更换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同年5月4日,以色列《国土报》又披露美国“安全计划”文件(从3月中旬,即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宣布成立后不久,美国高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完成的),规定以色列向支持阿巴斯的部队输送武器、弹药和装备,以巴双方采取联合行动,使阿巴斯的控制权扩大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局势剧变,主要就是美国制定和实施对巴勒斯坦“分割战略”所导致的后果。

可能洞察美国等策划的这一套阴谋,哈马斯政府带领巴勒斯坦人民,先发制人,一举完全控制整个加沙地带。据2007年6月24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哈马斯的代表艾曼·塔哈说,哈马斯对于能在加沙地带的战斗中轻易战胜法塔赫感到很意外,“让我们意外的不仅仅是这样大的胜利,还有令人吃惊的法塔赫的溃败”。塔哈认为,法塔赫的失败原因有二:其一是“法塔赫安全部队自始

<sup>1</sup> 参见拙作《2006年黎巴嫩战争和中东局势新发展》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0期,第25~31页。

<sup>④</sup> 理查德·哈斯访谈录《坐在热炉子上》,载[德国]《明镜》周刊,2006年11月13日;理查德·哈斯:《新中东》,载[美国]《外交》杂志,2006年11~12月。

就建立在很不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他们迅速溃败的主要原因”；其二是“这个派别的军事指挥和领导人，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了哈马斯”，大部分法塔赫的部队和警察“都放弃了他们的总部和据点”。<sup>1</sup>

哈马斯得到了沙特、伊朗等国的声援，但是他们扎根本土，以关注贫困阶层，长期兴办慈善福利事业，尤其是以坚决抗击以色列占领者赢得人心，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2005年，哈马斯在民主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成立哈马斯政府。2006年哈马斯带领人民，顽强抗击以色列的围攻，在巴勒斯坦民众中信任度上升。阿巴斯等海外领导人，曾领导过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斗争。但是，长期身居海外，掌握从世界捐来的巴勒斯坦资金，过着优裕生活，患上腐败病和“裙带”病，思想上逐渐指望用妥协退让，寻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促使以色列和平解决，倾向于不再进行武装斗争，越来越脱离巴勒斯坦基层群众和战士，而在巴勒斯坦逐渐失去人心。

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这最早始于巴勒斯坦人民1987年12月开始第一次武装起义，哈马斯也在同年同月建立。这预示着巴勒斯坦抗以斗争终将由本土领导取代海外领导。现在，这个新阶段才真正开始。哈马斯政府控制的加沙地带，面临种种严重困难。但是，哈马斯等反占领抵抗力量，一直就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封锁禁运、武力打压下发展起来的。今天的加沙地带居民生活正常，社会秩序井然。以色列当局有些人策划重新占领加沙，但许多以色列人士担心以军深入加沙将遭到比2006年黎巴嫩战争更加惨重的失败。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以色列越是封锁禁运打压，越使巴勒斯坦反占领抵抗力量更加强大，也使巴勒斯坦、中东到全世界的反美势头更加激进。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认为：正如曾在卡特政府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施加了极大压力，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加激进”<sup>④</sup>。2007年7月号法国《外交世界》月刊载文认为，正如以色列《国土报》军事专栏作家泽埃夫·希夫所说，以色列仍遭到火箭袭击，以军又无法阻止这些火箭的发射，“以色列实际上已被打败”，“巴勒斯坦的灾难将造成一种无法控制的激进化局势，并将对以色列和整个地区产生严重的影响”。<sup>④</sup>

而阿巴斯和仍在他治下的约旦河西岸一些城市现状是怎样的呢？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7年6月22日载文透露：阿巴斯“权势卑微”，“他在约旦河西岸的权威还远未得到公认。他甚至无法控制法塔赫内部的各个派别”。“他领导的法塔赫政党不仅意识形态衰竭，而且不得人心”。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指出，“按人头计算，巴勒斯坦当局获得的援助数额超过了《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援助数额。”而那些惊人数额援助“已不复存在”，其中一部分变成了“党派领导人的豪华别墅”。<sup>④</sup>

2007年7月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认为，阿巴斯在其法塔赫力量大本营约旦河西岸，“也是四分五裂、脆弱和不稳固”。“阿巴斯发布政令，要解除约旦河西岸武装民兵的武装，但无人理睬”。“各种迹象表明，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甚至在法塔赫势力最强大的一些地区获得的支持正在不断增加。”巴勒斯坦分析人士指出，“阿巴斯或任何一名与布什政府打得火热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都将被巴勒斯坦人唾弃。”“美国的战略目前无法加强阿巴斯和（他任命的政府总理）法耶兹的力量，反而会削弱他们的力量，甚至还可能会葬送他们。”得到美、以两国全力支持的阿巴斯就处在这种挣扎中的困境。以军开进约旦河西岸城市来搜捕哈马斯人士。

就对比哈马斯与阿巴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一些城市的现状，2007年7月23日一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载文认为，问题是法塔赫靠不住。它因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管理混乱和领导无力而在加沙的选举中失败。阿巴斯始终难以采取果断行动。法塔赫的分裂和腐败，并非始于现在，但

<sup>1</sup>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007年6月24日。

<sup>④</sup> [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6月21日。

<sup>④</sup>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2007年7月号。

<sup>④</sup> [美国]《华尔街日报》，2007年7月17日。

是阿巴斯现在必须承担责任。实际上他自己就是问题中的一部分。在加沙处于危机时，他还准备去卡塔尔，那是他通常在形势动荡时躲避之地，他在那里有许多赚钱的私人生意。该文还指出，“相比之下，哈马斯有明确而果断的领导，比较联系群众。可以设想，它能在加沙结束由形形色色的犯罪集团造成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确保普通巴勒斯坦人安生。这会对约旦河西岸产生很大影响。”该文认为，“哈马斯在上次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它在议会中获4席，法塔赫只得到1席。在约旦河西岸所有城市，哈马斯共获40个议会席位，法塔赫只得12席，如果明天上午在约旦河西岸举行选举，哈马斯会赢。2008年举行选举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受人尊重的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41%的巴勒斯坦人支持解散（以阿巴斯为主席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主张。“目前的法塔赫政府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它代表的是西方的幻想和希望。”“西方必须懂得任何基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个腐朽基础上的主权政府是注定要垮台的。”“向没有改革的法塔赫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很可能落入与法塔赫有关的恐怖组织之手，或者最终落入哈马斯之手，就像在加沙那样。”<sup>1</sup>

在分裂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当然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巴勒斯坦最终会怎样重新统一呢？难道人们还不能有几分把握作出预测吗？巴勒斯坦局势发展到今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色列政策的失败。在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革”战略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选举中取得压倒多数上台，却遭到不承认、全面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坚持要哈马斯承认以色列，放弃暴力，而美国支持以色列一直在暴力镇压、围攻巴勒斯坦，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民主选举出的哈马斯政府，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民族权利，竭力要加以扼杀、灭除。哈马斯成立时在其纲领中有“消灭以色列”的内容，美、以抓住这一条大肆传播，而有些西方报纸也承认哈马斯领导人近年已多次声明，只要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全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独立国家将同以色列共处。有些西方报纸已开始意识到，美国坚持对巴勒斯坦的“分割战略”，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将失败得更惨。如果只看到某些表象（包括假象），而不去从全部现象中深究事物的实质，也就难看清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

## 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作用和影响显著增长

2007年2月5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认为：“在中东三个重要地区局势紧张”，“沙特阿拉伯放弃了以往的幕后银弹外交政策，开始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等问题上重新发挥积极的核心作用”。“沙特阿拉伯不是自愿出头，而是迫于形势”。“这个地区的重重危机反映了潜在的现实：缺少一个将阿拉伯世界团结在一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目标，而传统的影响中心已经由开罗转移到石油国家。”沙特得到这样的评价，反映出近年来它在外交上的一系列表现。

1981年在摩洛哥古城非斯举行阿拉伯首脑会议前，沙特提出“中东和平方案”，遭到有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反对，沙特在会前作了很大努力，没有成效。这次首脑会议举行开幕式后，转入秘密会议，由于在沙特提出的和平方案问题上意见依然有分歧，再讨论下去只会加深矛盾。秘密会议结束后，会议主席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走出会议厅就向记者宣布会议结束。哈桑二世国王在会前亲自迎接阿拉伯各国元首，数小时后又同各国首脑一一握手道别。在这次会议期间，笔者作为新华社记者组成员进行采访，同采访1979年阿拉伯外长和首脑会议时看到的情况不同，那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不愿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而这次他面带微笑，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到1982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发起侵略黎巴嫩战争后，再次在非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在沙特“中东和平方案”基础上有所改动，通过了“阿拉伯和平倡议”。这是阿拉伯国家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几乎全体一致通过的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建议。今天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深远意义。

<sup>1</sup>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7年7月23日。

2002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又通过了“阿拉伯和平倡议”，并对倡议内容作出进一步的明确界定。会议发表的《贝鲁特宣言》明确支持和赞扬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起义和反占领斗争，强调应区分“国际恐怖主义和人民抵抗外国占领的合法权利”。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会上发表博得热烈掌声的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人民懂得他们除了坚持斗争，别无他法能够解放他们的土地和获得公正、全面的和平。”他还说：“我们相信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并阻止侵略，但如果和平是建立在公正、平等、终止侵略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信奉和平。”

2005年12月，应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倡议，伊斯兰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在伊斯兰圣地麦加举行。团结与合作，使这个有35年历史的组织焕发出新的活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与会领导人认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绝不是伊斯兰，主张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平等、文明的对话，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等。会后发表的声明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强调，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人种、肤色和国家无关，必须划清恐怖与合法抵御外国占领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会议重申支持由沙特首先提出并获得阿盟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会议突出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呼吁以色列应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从阿拉伯所有被占领土撤离，指出耶路撒冷作为伊斯兰圣地应永远保持其宗教属性不变，要求以色列停建隔离墙和犹太定居点等。接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根据联合国第194号决议和有关国际准则，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此基础上，阿拉伯国家将承认阿以冲突结束，并在全面和平框架下发展双方正常关系。与会领导人要求维护伊拉克的统一、领土完整、并恢复安全和稳定。与会代表认为，伊斯兰国家要有效利用自己的人力、经济和自然资源等，改革教育，发展高科技，呼吁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支持伊斯兰银行成立特别基金会，以推动各国的经济发展，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难题。与会者还研究了建立伊斯兰国家组织成员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美国支持以色列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停火决定，竭力延续战争。同年6月，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同年7月25日，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要向全世界，尤其是要向美国发出警告：“如果和平努力由于以色列的举动遭到失败，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战争”，整个中东都可能被卷入战争。

2007年2月，在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亲自调解下，在麦加达成关于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的协议，结束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同年3月，阿拉伯首脑会议首次在沙特举行，会议通过了《利雅得宣言》。与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激活”“阿拉伯和平倡议”，并强调此倡议不容修改，顶住了美国和以色列要修改这一倡议的压力。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会上呼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消除彼此分歧，开创阿拉伯国家同心同德应对挑战的新局面。他指出，伊拉克在“非法的外国占领”阴影下，流血冲突不断。阿拉伯世界反对由外来势力主宰本地区的未来。他强调：这次“峰会表达了阿拉伯人的自由和独立意志”。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指出，沙特的目标之一就是中东重建“统一的阿拉伯身份”，并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参与解决本地区问题，而不是跟从美国的政策。美国对沙特这样的倾向不满，不断施压。200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决定，停止对沙特提供经济援助。在这以前，美国国会已通过类似议案。

综上，笔者认为，探讨中东发展趋势，中东近期，要看中东是战抑和，要看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是协调合作抑分裂，看大国政策的调整和它们在中东影响的消长。从长期看，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应该会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这取决于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能否走上独立自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总体，赶上、超过并压倒美国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更为关键的是，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要团结一致。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 The Current New Powers and New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Wan Guang

pp. 5– 9

The Middle East is emerging a new domain of geopolitics since the Iraq War in 2003, the Israel–Lebanon War in 2006 and the suddenly change inside Palestinians in 2007. Some new active powers are emerging beside the intrinsic conflicts of Arab–Israeli (Palestinian–Israeli): the radical anti–American forces are getting stronger quickly. Iran, the regional strong force, with the growth of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 power, which is filling in the political vacuum left by the downfall of Iraq. Saudi Arabia is play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may become a key role in resolving the Middle East crises. Hezbollah has shown its power during the Israel–Lebanon war in 2006. Hamas is keeping its affection from the violent change in Palestine. These powers are emerging new complicated composition of changing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Much new complicated changes are happening in Arab and Islam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new structure, the key to resolve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is to achieve unity for Arab and Islam states.

## Challenge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Guang

pp. 10– 17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to limi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are the issu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issue of water shortage is the dominant element.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water shortage, such kinds of efforts may be useful: adjusting the prices of resources, making proper distribution of water, adopting new effective

technology, and conducting wide–rang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issue of pollution, the following measures may be adopted for the Middle East states: revis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readjusting system of price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powers, opening up measure of absorbing investment and conduc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An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Anti–Black Racism Trend of Thought

Zhang Hongming

pp. 18– 28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slavery were the derivation of capitalism economic system at the centre of Europe, and then they were also the key composition of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racism, and especially the anti–black racism, was the derivation of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and it became the most frightful spiritual heritage imposed on African. But satirically, racism also became the yeast of arous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black race, and actually

the modern African thought was the derivation of the foul racism. Functionally, the racism had played a role of reacting force to be pregnant with modern African thought. The slave trade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American's colonialist slave system and the advocates by European scholars had together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nti–black racism.